

重磅

■蒋勋功

# 只为准确表达自己的感受

——杂文集《把颜色还给岁月》自序



一如以前的心态，当这部书又可付印之时，我又莫名地忐忑不安起来。

本来说好不再去刻意写些什么，至少再不出书了。可是心中总有遏制不住的冲动，停不下来。而一动手就一发不可收拾，不知不觉中又码了几十万字，造成既成事实，既然已经这样，就打消顾虑，整理成册，算是对自己劳动的尊重吧！

不安的是本没有人叫你写，写了不一定有人看。

“丑媳妇终须见公婆”。转念一想，写不写是我的事，怎么评价是别人的事，倘若有人看，也许还有人会说那已属难得，其实我也是个容易满足、懂得感恩的人。

跑步和写作，我已坚持了十几年。早上平均跑步六公里以上，每天写作二三个小时，已成习惯，想改也难。

跑步愈跑愈轻松，而写作却愈写愈敬畏，这是对文字的敬畏。而不管怎么写，有一点必须承认，我别无所图，只为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。

有一位老作家说过，写作不是为了说服别人，不是表演，更多的时候是在思考如何准确表达自己的意识和感受。

我一直在努力。

这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年

代，这是一个不断涌现丰富鲜活、多姿多彩动人故事的年代。火热的生活，火热的时代，需要拥有火一样的激情去尽情呈现。一名业余作者，就在于不断发现生活中精彩的故事，把身边那些看起来十分平常十分普通的故事捡拾起来，用我们的笔触表现出来，这是基本的要求。但是，这种表现，要摄取生活的“原汁”，这是“准确表达”的基础。有人把知识分成三层，一层是学识，好比是炒菜的材料；二层是见识，如同备料，切菜配菜什么的；三层是智识，如同加工。“准确表达”当作是“加工”的话，那么“生活原汁”就是“学识”，没有“材料”，无以加工，准确表达就成了“空中楼阁”。深入生活，才能发现生活。这种发现，应当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，无论大小，不分对错，尽收眼底。而不是故意去隐瞒什么，刻意去改变什么，试图肢解什么。这就如同“准备的材料”，先“准备”再说，一开始就附加什么，或者人为地贴上标签，就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遗落或者“消失”，产生“变味”。只有这种心态，才有可能真诚倾听普通人的心事和脉动，真切感受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，真正零距离感知他们的人情世故，真实体味他们对生活的期许和向往，点滴细微，尽入眼底。

豆腐块式的文章，人物、情节并不复杂，但都是来源于生活，不是小说创作的那种虚构。读到这些人物和事件，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，似曾相识，看得见，摸得着。因为我相信，我经历过的一般人也经历过。“准确地表达”，应当是尊重生活的“原色”。那是在认真观察基础上的“原色”。深入生活，贴近生活，当有心人，抓住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，捕捉每一个容易疏漏的细节，关注着每一个变化，真正掌握看到的是什么。那是在认真思考后的独立见解的“原色”，不是人云亦云。人还是那些人，事还是那些事，要能从中跳出来，廓清迷雾，清醒地发现不同之处，人和事才会变得鲜活起来，不简单堆砌和复制。很多事信者恒信，不

信者恒不信，客观地跳出成见，才能接近真相，深入认识到“为什么”。那是在深入发掘上辨析的“原色”，不是浅尝辄止。

不轻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，更不能人为地贴上标签，也不能自以为是，想当然。而要静下心来，理智客观地辨析，深入发掘有可能容易被掩盖的实质，可能被忽视的深度和被忽略的细节，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一面，上升到新的高度，放大到新的层面，为我所用。

这个年代，“鸡汤”式的软文泛滥成灾。相同题材可以写烂，相同语句可以炒熟。面目可憎，我写的这类题材多了，也最害怕自我复制。所以，我总是尽可能说好自己的话，想好自己的事，要准确地表述，应当是本色本土的“原味”。说话“原味”是我一惯坚持下来的。题材上信手拈来，不去做什么计划，定什么调子。随心所欲，想到哪写到哪，有什么写什么，不把自己套牢。文风上注重细腻，尽量把要说的话弄清楚，自己的想法浸淫其中，而不直白地说出来，少些枯燥的说教，留给别人思考的空间。语言尽量通俗易懂，娓娓道来，描写占有大量篇幅，试图让人亲历其境，读起来有一种轻松感，让自己的文字不至于太讨人嫌甚至产生厌恶。

说实在的，这些年写点什么不容易，能坚持很难。作为业余作者，只是因为一种爱好、一种需求在驱使，很可能费力不讨好。既然这样做了，也就无所谓了。我记得有一个著名作家这样说过：我的作品哪怕是感动过一个人，有人记得一段话，那也知足了。而我又算是什么呢？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但给我们涂鸦了许多。悲欢离合，喜怒哀乐，恩怨情仇，酸甜苦辣，诸味杂陈。洗尽铅华，沉淀自我，把颜色还给岁月，留下风轻云淡，甚好。

因为种种原因，这部作品的文字有些干涩，不如过去圆润，有些场景有拼凑的痕迹，有些文章成文比较勉强。“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”，请读者诸君评说吧！叨扰了，不胜惶恐。

丙申年春于衡阳

书味三匝

## 欲书花叶寄朝云

■杨晴柳

翻开书扉，细品清香。手中的一寸厚，岁月的千世轮。醉于这琼浆之中，似游于似锦的长画前。书中风景不胜举，却唯爱那瞬息间的一帘——花叶携朝云，恰好在那香出于蕊蕊的时节，恰好在这悠然自适的时光……

花馨叶柔，愿至云间。

自苦年少苦寒窗，此情慰寂寥，此景激豪情。柳絮长吟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；盛花也唱“劝君惜取少年时，有花堪折直须折”。这银光挥洒的云海，像是远在天边，又似近在咫尺。但若不拼、不搏、不随着风追逐那绮美的向往，又怎能“向云开尽二月花”？汗青不语，绘下这花叶遂云卷。愿令天下有志之士，永携青云之情，于花开时节，向上不息。

花叶动柴扉，朝云映本心。

在荏苒的光阴间，总是一路行，一路寻，却一路失。失去了最初的模样，改变了心间的行囊。林间在语：“我有松叶心，俗骑风霜力。贞明既如此，徒以寄青云。”无论是花还是叶，在破晓的曙光射下来的一刹，永远都是向着光明的方向；四级更迭，云起云落，无一日变。丝帛有感，画下这茶叶向云图，画下花叶的本真之心。怀着赤子之情体会万物，时光不会蹉跎，把自己的第一个脚印，洗濯得发亮。

山中发红萼，叶落掩去露。

千百年来，多少文人骚客对花叶都有喟然而叹，或是“雾柳暗时云度月”、“栢叶椒花天报春”的闲适悠然，抑是“薄霄槐云浮，花叶作渊沉”的洒脱超然。在山间流连，水边游走，也许这清新生机的画面，是那失意之人独在的慰藉。人生来便摆脱不开苦难，境遇可以相似，但心态大多不同。苏轼有清风明月，马致远有小桥流水，汪国真有蔓藤雨露，而我，也有初醒时的花叶朝云。花蕊中包含着希望，叶脉蔓延开了生机，朝云裹携来了新月，一片温馨。以此淡去沉郁的心绪，以此褪去若雾的愁情。宣纸有意，写下这有情的花叶与云共色之篇，让它飞到穹苍下的各处，抚慰落魄之心。

若是你目睹落花飞扬，为其心伤，但世间何处无新芽？花不为了一人而娇艳，更不因一人之悲而黯然而下。“尽日看云首不回”是一种感伤，但风扬尘散之时，勿忘“万里晴天何处来”。以积极乐观的眼界去品味书中的美景，散去那缥缈不定之意，何其乐也……

同样的花叶朝云图，心中有山巅之人，赏出了“逐”；怀着赤子之情，能品了“向”；豁然而行之士眼中，其能化为一体。书中之景，由人细嚼细体会。

何不寻找书间美境，何不以花叶寄与朝云？用诗意的眼察窗外的苍穹，自是佳景胜春。

## 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、写作的第一要义是：对内心的真诚，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章。我在上小学的时候，经常在作文中编造故事，后来在中学开始记日记，才慢慢明白自己的内心，我的写作从那时开始。古往今来，许多侠士追求“人剑合一”，对于写作者来说就要“人笔合一”，就是内心和文字的合一，独特风格的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，作者和读者都能够感受到“美”。我们的内心跟外在的世界本来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中华美学的核心就是“情景交融”，我们的“情”跟外在的“景”会彼此呼应。

——曹谁 说

2、有的人为了写好一篇文章，挖空心思地使用华丽词藻。如果你本身是个才子，你写出来的文章，华丽动人的句子，是你写作才气的自然流露，且文章言之有物，内容丰富，这当然很好，你有才嘛，你只能写阳春白雪的东西。你叫普通人敬仰是自然的。可是，有的人，自己没有多少才情，却偏偏非要写华丽的文章，结果，把文章弄的像丑妇人穿件花衣裳，衣服虽美，但本质却不能给人以激情。

——林海茫茫 说

荐书榜

## 《小说课》：助人建立起审美标准

■刘小題

《小说课》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的最新作品，该书辑录了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



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，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，既有《聊斋志异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，也有哈代、海明威、奈保尔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。从事小说创作逾三十年的他有意识地避免了学院派的读法，而是用极具代入感的语调向读者传达每一部小说的魅力。《小说课》中的部分讲稿曾发表于《钟山》杂志，后广为流传，在网络上阅读量超千万。

在新近出版的《小说课》中，毕飞宇将自己阅读过程中体会到那些欣喜、感动、惊讶甚至战栗与读者们分享。作为一名从事小说创作三十余年的作家，毕飞宇面对人类历史上的那些经典作品时往往独具慧眼，他的《小说

课》就像一座灯塔，照亮了文学海洋上那一个个不为人知的角落。读《红楼梦》时，他认为：“小说比逻辑要广阔得多，小说可以是逻辑的，可以是不逻辑的，甚至于，可以是反逻辑的。曹雪芹就是这样，在许多地方，《红楼梦》就非常反逻辑……所谓‘真事隐去、假语存焉’就是这个道理。”对于自己曲径通幽式的解读，毕飞宇认为：“小说是公器。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，相反，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，在激励认知。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。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，是读者的福，更是作者的福。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。”